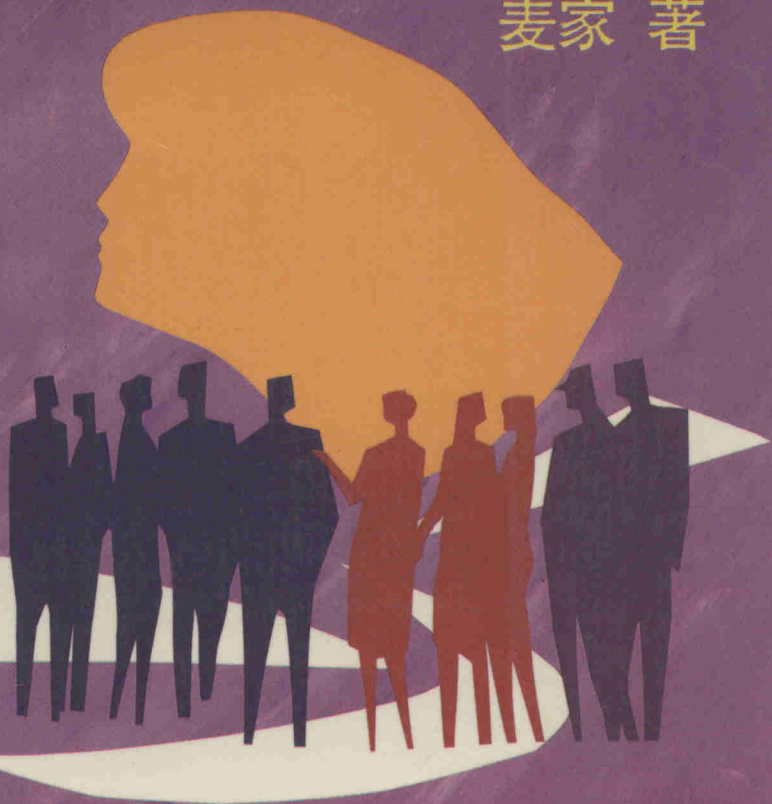


ZIMIHEIMI

紫密黑密

麦家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麦家 著

紫密黑密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紫 密 黑 密

著 者:麦 家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印刷者: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169,000

版 次:1994年7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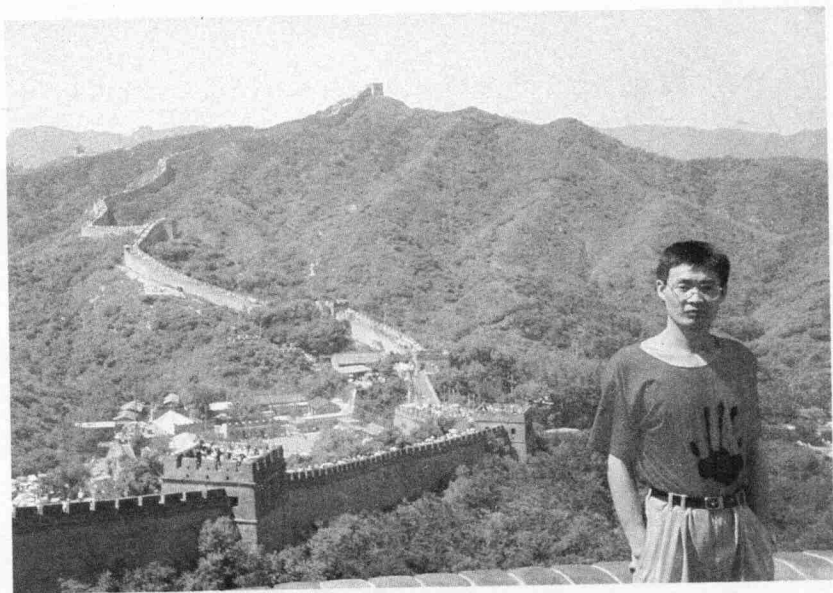
印 次: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2,200

书 号:ISBN 7-5033-0425-1/I.476

定 价:6.5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我有几位如博尔赫斯小说的朋友，他们是这世界给我的最大馈赠和安慰，本书献给他们。

阿·许

作者小传

麦家，曾用名阿许，1963年12月11日出生，浙江富阳人。童年在一个被时尚挤压的家庭里度过。吃尽冷眼和辛苦。1981年9月入伍，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五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在武警某部任职，上尉军衔。

1986年尝试写作，迄今已发表40余万字。部分作品曾在军内外获奖。

序

麦家最初的几篇小说

那时，相比较而言，他更不把“小说”当一回事。他只是讲一些看似希奇古怪实则最常见不过的事儿。我之所以说“事儿”，是因为在他漫无边际地往下讲时，还几乎不知道用圈套对付读者那一套，他讲的那些什么什么，连“故事”也很难说是。那些小说的大致意思不外乎：一颗少年不解的心，面对世俗社会中被各种畸形的“成人”经验所笼罩的生活，内心为巨大的惊愕、惶惑所控制。他记叙并回答自己对这种生活作出的最初反应。在《人生百慕大》中，他发现“他”生活在一群忧心忡忡的人当中，这些人由于“恰好如此”的原因而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害怕。人人都在害怕，人们相互害怕，这样的害怕与那样的害怕互为因果。他发现了一种可能是被地狱化了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同义词就是害怕，而目的地则可能是足以使一切光明事物突然下沉的“百慕大”。他进而发现，在并非总是由于某些具体事件而产生的害怕中，根本没有“问题”、“症结”之类的缺口供人探究。因

为害怕已不是由哪一个体的“脆弱”、“阴暗”、“渺小”等特征所能解释的。它表现为生活的某种普遍性或者总体性。因而也就是本质。完全无须对照，人们会知道，这种本身就包含着否定意义的生活，来自我们星球文明的何种形态、哪一区域。与现代派、存在主义（当然是西方的）的某种过分憎恶的情感不同，对这样的荒诞生活他只是感到吃惊，感到不可思议。他的确不是非常有理智地看待一种丑恶的生活的，他也没有因为必须标明某种道德使命和社会理想而突出自身的反叛者姿态，这就使他的写作幸免于挑衅、好斗或表演。对此，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是质朴的、天然的反传统主义。这种反传统主义在文化革命一类的思想运动中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它代表了艺术衡量事物变化的温和准则与态度，它使我们想到情操、良知这一类词汇。即使在另外一篇骂骂咧咧的小说《变调》里，他已经肯定地涉及到了“恶”，他也没有陷入对恶的研究中去（可能，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样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只是以一个千不该万不该被过早地虐待坏了的小孽种的腔调，讲述自己恶劣的心情，讲述还带有很多孩子气的坏念头。这同样基于一种天真的反应，怎么不是呢？一个体质正常发育而头脑却常常在饥饿之中的时代少年在茫然顾盼，思想上的坚定支持还像成熟的爱情一般遥不可及。谁说非得要有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哲学来统摄薄薄的一册忧郁苦闷的青春传记呢？

麦家心中的原野与鲜花

你会注意到，在他不同的小说篇章中，都出现过一个同

样的词句——同样的意象：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因为这句不忍放弃的话才开始写一篇小说的，另外一些时候，当这句话从他的作品中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时，你也会觉得，他是在勉为其难，这句话几乎是完全孤立地存在于他的一些作品中。这并不过分。在人的意识转换为语言的过程中，有一种虽不够彻底却也能真实地揭示出人的意识真相的状态，这就是呓语。呓语常出现在人的生命律动中，没有谁对此过多地指责，诗人经常地呓语着，就更使其无可指责。“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就其妄想、幻觉和呓语的性质而言，它的确是一种超乎一般文体经验的存在。从他不惜冒着重复词句的嫌疑而一再让这句话在作品中出现的举动来看，他似乎是在这句话的启示和诱导之下发现灵感的。但这并非全部，在长时间的思考与写作中，他总是忍不住地要写下同一句话，就像诗人在重复一句诗。慢慢地，这句话变成了一个象征、一句来自内心的命令或召唤。你会发现，这些都和南方有关，具体一些，这和麦家身上的南方气质有关。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做着竭力逃离南方的挣扎，这是气质上的，也是性格上的。挣扎而又不能真正彻底地逃离，这反倒使他拥有了某种被净化了的南方气质。他热衷于与几个北方人交往，他几乎迷上了北方人那些粗粗拉拉、马马虎虎的散漫习气，他也迷上了北方的单调、乏味和空洞，此外，还有气候、饮食什么的。肯定很少有人在一生中尝试不断地修改自我内在形象的努力，他不但这样做了，而且也有所进展：他只是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方向而非“北方”。从文章中我们看得出来。他保存了南方心灵的一切精细与灵秀之处，同时，在解决南方经验中惯常会出现的技艺化、琐屑化问题时又总能

有所作为。他的文章永不会像他的北方朋友那般憨拙、厚道，但也绝少南方作家无法克服的繁复和饶舌。这样，他实际上成为一个取消了“本土”背景的写作者，可是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人，一个需要不断唤醒生命的全部内容来确证存在的写作者，会永远无情地忘记故乡。“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这正是他的有关乡土的一句暗语，一个不断隐藏在本文中的秘密，一个以文字形式供奉的神明，这根本不用深究。南方的田园与房舍，南方的梅雨和江水，南方的阴郁和哀愁，南方的残忍与冷漠，这一切都渗入他的骨头和血管当中，使他生性敏感、脆弱，不得不回避那环绕他太久的颜色和气味。在去往异乡的路上，在寻访梦中的家园时，他神经质地念叨着、呓语着：“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他，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者。”

麦家摇身一变

在《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第二种失败》之类的短篇中，他仍旧保持着对传统文学母题的兴趣。和平、人道、超乎边境之上的友爱和纯真之情，闪烁在他的小说中。但很快，这样的写作使他厌倦了，他觉得小说对此类沉重主题的思索实在无助于其更深入的表达和最终的形而上解决。而且，这些多半以问题形式出现的主题，无一例外地都妨碍和限制着他在小说世界中渐渐萌生的自由主义冲动。这种自由主义首先表现为对新奇的叙述和语言华彩的崇拜。类似的现象虽然也同时出现于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一大批作家那里，看上去是一代人的选择，但对他而言，这仍然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过

程。他一下子逃得很远，以至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将世俗矛盾与“本文”作了严格区分，将现实与“写作”作了严格区分。他意识到了单纯地写作、在写作中发掘那未经世事经验浸淫的谰语世界与“常规”写作之间的巨大不同。他仿佛中了魔般地写起一种最终也许只能当作“语言散文”来鉴赏的读物来，“故事”再一次消失，“小说”也随之而消失。不用说，《紫密黑密》正是这种疯狂的孤注一掷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作品伪造了一个侦探故事的大体结构，在他煞有介事地抖露的那些扑朔迷离的素材当中，并不包含任何经典侦探故事特有的实质性内容。甚至，当你按照传统的阅读心理去追寻“案件”的来龙去脉时，还会发现更大的漏洞——主人公陈华南的智慧使他创造了一个事实，即“假简单”。这个事实最终启示了另一个密码破译者创造出另一个事实。由于后一事实的核心内容语焉不详，因而“故事”的重心被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故事”之外，就好像在猜谜的过程中，有人用一个谜比喻了另一个相似的谜，但是并没有提供谜底——然而，你不能不承认，这都是次要的，他并没有追求“故事”，也没有深入“案情”，他是醉心于那种似乎只能由语言派生出的情境模式。促使他不断叙述下去的原由，也就为了缓解“讲述”的矛盾（如用不断追加和补充叙述的方式）。诸如此类，他变成了一个从语言或“叙述”的内部寻求小说出路的人。同中国所有的先锋小说的写作者一样，他不得不把小说从人类寻求对自身和世界表达的链条上拆解下来，满足技艺或窍门方面的精益求精。当然，你会认为这本身就是对诸如虚无之类意识的表达，但就小说而言，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连人也被作为介质来使用，从而满足本文的需要，这

实在是有点过火。不过，他一心想的只是“写作”，还可能是标新立异。他侍奉文字而不是“思想”，同知识分子的所谓社会情结彻底脱离了干系。作为九十年代在群体或历史的躁动中孤立无助的“个人”，他就是这样一意孤行着。

殷 实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于西什库

目 录

序.....	殷实(1)
紫密黑密.....	(1)
人生百慕大	(75)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124)
变调.....	(167)
英雄故事.....	(181)
寻找先生.....	(193)
深藏的温柔.....	(204)
第二种失败.....	(216)
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	(225)
后记.....	(242)

紫 密 黑 密

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撕杀、搏斗。

什么事情都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恰恰是现在。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接连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

1956年秋天只身徒步20公里山路来到“特别单位701”的那个人，名叫陈华南。他是个南方人，长得也像个南方人（名字也像），瘦瘦的，白白的——有人说是软绵绵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又并不通常的矮壮，所以看起来显得格外单小，一张长方脸，由于过分瘦削和白皙，似乎有一种雅气，又似乎有种病态，加之一副笨重的深度近视镜，这张脸就演变出某种模糊不清的梦的凌乱感。

人们说，陈华南脸上有一种有点吃力和犹豫不决的东西，既有一个白面书生的涉世不深的稚气，又有一个老学究的深刻的精明的洞察一切的气势。

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即：陈华南身上既有他生命的气息，又有他家族的阴影。作为一个生命，陈华南时年（1956年）才23岁，刚刚大学毕业，因为年轻而稚嫩正是他的本色；作为家族，大家知道，陈华南出生于一个著名的书香世家，祖父就是他们G省人民都熟悉又敬仰的陈子弘老先生，早年曾在朝廷做过类似现今教育部长的高官，晚年还乡为广大的G省人民创办了第一个教授物理化学的洋学堂，即现在G大学的前身，所以说，老先生的鼎鼎大名是跟G省的历史和荣誉联系一起的。陈华南的父亲陈昌耀，作为建国后G大学的第一任校长，G省人民恐怕也不会太陌生，不过，据说他当校长的时间不长，因为他更愿意当一名教授。说到底，这是一个因为迷恋学问而显得有点异常的人，人们因此反而更相信他的学问，尊称他是G省第一大教授。

陈华南从这个家族（我们说这是一个充满学究味的家族，血液里流动着喜欢使用学问的精神）中走出来，几乎自然而然地考上了最好的大学，而且在最好的大学里，又做了最好的学生。当然，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跟将门出虎子是一个道理、一种感觉。如果说陈华南毕业后，在众多可挑选的职业中，他选择了“讲台”，那么我们同样不要因为奇怪而发出啧啧声。

事实也是如此，毕业分配时，陈华南选择了祖辈的传统：留校当教师。他甚至跟人说：像他这样一个文气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子弟，做老师，既是对自己个性的一种接近，也

是对父辈事业的一种尊敬。无疑，他对自己这种选择绝无疑惑或不满，他得意得很呢。

但是毕业后不久，也就是说在陈华南即将走上讲台前不久，一位少校军官像一颗流弹似的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神秘地问他愿不愿意当兵去部队工作。此时的陈华南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愿望，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

（事后陈华南对自己这么轻率地改变初衷，曾表示了适可而止的怀疑和不满，但是以后的称心如意的岁月渐渐使他相信自己不经意作出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也许该说命运待他不错。这是后话。）

就这样，陈华南很快收到了“701”部队给他寄来的入伍通知书。

.....

“701”是一个秘密的情报机构，因为秘密，它有意走出了喧闹的城市，坐落在A市郊外的一片清冷之中，一个隐秘的山谷里，与世隔绝，鲜为人知。陈华南不知道这些，行前没有通知任何人和组织，所以没有人去车站接他，于是只好自己摸索着找来。他能打听到“701”隐匿的营地，这是他的神秘，他不能等待（也不会设法）地情愿徒步20公里山路走到“701”，这也许是他精神深处的某种特色的译语。人们说，“701”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陈华南……怎么说呢？这么傻吧，竟然是一步步走上山的，他的这一“创举”一度使“701”人感到荒唐又可笑。不过，当他后来神奇地像一颗星星一样地升起于“701”人们心中的时候，这一举动又成了人们理解他不平凡的最原始的资料。

坦率地说，“701”人在开始并没有看出陈华南有多么远

大的前程，起码在他从事的职业上。他的职业是破译密码，这项孤独而又阴暗的事业，除了必要的知识之外，似乎更需要从事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有人说：破译密码是一项天才的事业，因为制造密码的人都是天才。陈华南整天抱一本书，而且常常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书——譬如说他经常捧读的是一本英文版的《格林童话》和一本线装的黄不拉叽的无名古书，默默无闻地消磨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除了有点儿孤僻（不是孤傲）外，既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他很少说话），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不禁使人怀疑他的才能：天才的才能，甚至对他在工作上的用心也有深浅不一的疑虑，因为——刚才说过，他手上常常捏着一些与专业毫无干系的闲书。

然而，有句话可以回击这些人的成见，那就是：人不可貌相。

当然，最有力的回击无疑是两年之后陈华南破译紫密的壮举！

紫密是当时“701”所面临的一种最最高级的密码，整整5年来，“701”破译处的秀才们一直视它为眼中钉而苦苦思索着，奋斗着。但是，现在看来，他们也许具有天才的才能，却没有天才的运气，因为拔掉这枚恶钉的荣幸最后扑在了陈华南这个被人忽视的年轻人身上。

陈华南的鸿运是不可想象的，有人说他是在梦中获得密锁的，也有人说他是在读闲书中识破天机的。总之，陈华南几乎是不动声色地、悄悄地破译了紫密，这简直令人惊叹地妨嫉又兴奋。这次幸运的“爆破”，大大地抬举了陈华南的身分，同时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幸

福的人就开始大把大把地收获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孤僻，孤僻地生活，孤僻地工作，还是手不释卷，寡言寡语，冷冷静静——凡此种种，他全都不变样地保留了下来，但人们的认识却早已变地为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的神秘，他的魅力。在“701”，没有一个人或者一条狗——因为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也引狗注目——不认识他，也尊敬他。大家知道，真正的星星会坠落，然而他这颗星星将永远高悬于天穹，永远令人仰慕，因为他获得的荣誉完全是任何一个人的。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人们眼看着他步步高升：中尉、上尉、少校、连、营、团……他总是一贯地宁静地接受着一切，既不因此狂妄，也不因此谦卑，一切感觉都是一种水消失在水中的感觉。人们的感受也是如此，羡慕而不妒嫉，感叹而不丧气，因为人们已经自觉地将他独立出来，承认他是特殊的，不可攀比的。10年之后——1966年，当他仅以别人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轻巧地坐上破译处长的那张旋转的盘椅时，人们似乎早就料到会这样因而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感觉。人们甚至还满有把握地认为，总有一天，“701”会成为陈华南的天下，局长的头衔正在他以后的一个必然中的偶然的时间里等待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也许，人们的想法——也是愿望——是容易变成事实的。因为在“701”，在这个特别的机构里，所有的领导几乎不容置疑地都将由那些业务尖子担任。何况，陈华南礁石一般沉默而冷峻的性格，似乎也非常合适做一个秘密组织的头脑。然而，1969年年底的几天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也许仍有不少人记得的事情，叙述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便有了下面的故事：